

讀
書
雜
志

淮南內篇第三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天文

太昭 道始於虛霩

天墜

籀文地字

未形馮馮翼翼洞洞濶濶故曰太昭道始於

虛霩引之曰書傳無言天地未形名曰太昭者馮翼翼洞濶亦非昭明之貌太昭當作太始字之誤也易乾鑿度曰太始者形之始也太平御覽天部一引張衡元圖曰元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之與先是太始無形故天地未形謂之太始也道始於虛霩當作太始

生虛霸卽承上文太始而言王逸注楚辭天問曰太始
之元虛廓無形廓與霸同正所謂太始生虛霸也後人以老
子言道先天地生故改太始生虛霸爲道始於虛霸而
不知與故曰太始句文不相承也御覽引此作道始生
虛霸太字已誤作道而生字尙不誤

宇宙生氣氣有漢垠

宇宙生氣氣有漢垠念孫案此當爲宇宙生元氣元氣
有涯垠下文清陽爲天重濁爲地所謂元氣有涯垠也
今本脫去兩元字涯字又誤爲漢太平御覽天部一元
氣下引此正作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

積陽之熱氣生火 積陰之寒氣爲水 日月

之淫爲

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
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引之曰、積
陽之熱氣生火、積陰之寒氣爲水、本作積陽之熱氣久
者生火、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言熱氣積久則生火、寒
氣積久則爲水、今本無久者二字、後人刪之也、初學記
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四、並引此云、積陰之寒氣久者
爲水、隋蕭吉五行大義辨體性篇引此云、積陽之熱氣
反者爲火、積陰之寒氣反者爲水、藝文類聚天部上引

此云積陰之寒氣大者爲水，反與大皆久字之誤則原
有久者二字明矣。日月之淫爲本作日月之淫氣，此因
上下文爲字而誤。廣韻星字注引此云：日月之淫氣，精
者爲星辰，日月之淫氣與積陽之熱氣，積陰之寒氣，文
正相對，精者爲星辰，與精者爲日，精者爲月，文亦相對。
下文天地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爲雨，句
法亦相同。

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爲雨

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爲雨，劉本刪去
下句天字，而莊本從之。念孫案：大戴禮曾子天圓篇陰

陽之氣偏則風和則雨藝文類聚天部下引曾子曰天地之氣和則雨是風雨皆天地之氣豈得以風屬之天雨屬之地乎下句當依道藏本作天地上句當補地字又案含氣當爲合氣合含字相似又涉上文含氣而誤也合氣與偏氣正相對作含則非其指矣

月虛

月虛而魚腦滅念孫案虛當爲虧字之誤也虧字脫去而爲虛埤雅引此已誤月可言盈虧不可言虛實太平御覽鱗介

部十三引此正作月虧藝文類聚天部上御覽天部四引此竝作月毀蓋許慎本毀亦虧也

鳥飛

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念孫案飛本作動此後人妄改之也同一動也而有高下之殊故曰鳥動而高魚動而下猶睽彖傳言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也若鳥言飛則魚當言游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此正作鳥動而高

五億萬里

天去地五億萬里念孫案開元占經天占篇引此作億五萬里太平御覽地部一引詩含神霧亦云天地相去億五萬里然則億五二字今本誤倒也

二十八宿 凡二十八宿也

天有九野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注曰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也引之曰二十八宿四字及注二十八宿云云皆後人所加也下文於九野五星八風五官六府皆一一釋之而不及二十八宿但於所說九野中附以其星角亢氐云云使有二十八宿四字下文不應不爲解釋且不應以二十八宿併入九野條內使綱目不相當也然則此處原文無二十八宿四字明矣注於牽牛須女營室東壁觜觸東井輿鬼七星皆省一字稱之文義苟簡決非漢人所爲

天文

時則二篇於牽牛須女等名皆不從省月令爾雅及呂氏春秋十二紀有始覽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地理二志無不皆然唯此篇所列圖於營室東壁觜嚙各省一字而牽牛須女東井與鬼七星皆不省漢書律厯志說十二次於東井省東字而牽牛婺女營室皆不省說四方星度於牽牛婺女東壁觜嚙東井與鬼七星各省一字而營室獨不省此則七星但稱星則無以別於他星後人改之而未盡者也

牽牛謂之牛營室謂之室觜嚙謂之觜皆文不成義又案下文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嚙二參九東井三十三與鬼四柳十五七星七道藏本脫下七字各本及莊本脫上七字今補正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

八宿也凡二十八宿句亦後人所加此說星之分度非說星之全數也無緣得有此句

四守 天阿 太一之庭

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

阿當作河說見下

高注曰皆星

名下自解又太微者太一之庭也

太一當作五帝說見下

紫宮者

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園也

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守者

各本守作宮涉上文紫宮而誤今據上文四守及北

堂書鈔天部二初學記天部上所引改正

所以司賞罰

各本以下衍爲字今

據舊本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刪

注曰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阿

引之曰據前注則四守亦星名據後注則四守乃總括

四星之稱非星名也前後注意迴殊今細繹原文前注是也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劉其名也太一之庭太一之居帝妃之舍水魚之園羣神之闕及所以司賞罰則明其職也故前注曰皆星名下自解後注以四守爲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其不可通有三太微紫宮竝舉何以數紫宮而不數太微其不可通一也四守若爲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之總稱則上文四守二字當劉於紫宮前爲統下之詞或劉於天阿後爲統上之詞其義乃通何以雜廁諸星之間而云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邪其不可通二也軒轅帝妃之舍咸池水魚之

圉皆與賞罰之事無涉其不可通三也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許慎注曰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也然則此乃許注後人移入高本而前後遂相矛盾矣

天阿本作天河後人以天河非星名故改爲天阿也案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與門闕之義無涉且天阿非黃道所經不得言羣神之闕也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天河又引高注曰天河星名闕猶門也

各本脫天河又星名四字

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許注以天河爲四守之一是許本亦作天河天河蓋卽北河南河也夾河之南北故總謂

之天河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閒爲關
梁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郗萌曰兩河戌與戌卽鉞字
俱爲帝闕又占曰兩戌閒爲天門日月五星常出其門
中故曰天河者羣神之闕也高注訓闕爲門正合郗萌
之說羣神卽日月五星之神也韓子飾邪篇曰豐隆五
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槍歲星所謂天河
蓋卽指此

天官書曰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環之匡
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春
秋合誠圖曰紫微者太一之常坐太一在紫宮之中非

太微中所有不得言太微太一之庭諸書亦無言太一之庭者此太一二字蓋因下文太一之居而誤太平御覽引此已誤太一之庭當作五帝之庭天官書曰太微匡衡十二星藩臣其內五星五帝坐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紫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卽此所云太微五帝之庭紫宮太一之居也續漢書天文志注引張衡靈憲曰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廷庭古字通又其一證矣注內太一天神也亦當爲五帝天神也蓋正文旣誤爲太一後人又改注以從之耳

歲鎮行一宿

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念孫案行字因上
下文而衍既云歲鎮一宿則無庸更言行開元占經填
星占引此無行字史記天官書亦無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引之曰此本
作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甲寅正月
者甲寅年之正月也下文太陰元始建於甲寅開元占
經填星占篇引舊注曰甲寅元始厓起之年也大衍厓
議引洪範傳曰厓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開蒙攝提格
之歲畢陬之月朔月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開

蒙與闕逢同太歲在甲曰闕逢在寅曰攝提格闕逢攝提格之歲者甲寅之歲也正月爲陬畢陬之月者正月也七曜者日月及太白歲星辰星熒惑鎮星也上元太始闕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太白在營室故曰太白金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也天官書說太白曰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開元占經太白占篇引甘氏亦曰太白以攝提格之歲正月與營室晨出於東方皆其明證後人不審其義遂改甲寅正月爲正月甲寅又改營室爲熒惑不知甲寅者甲寅年也若云正月甲寅則是甲寅日矣顓頊厯元所起之

日爲己巳，非甲寅也。其謬一也。甲寅正月，先年而後月，若云正月甲寅，則不知在何年矣。其謬二也。莊本改甲寅爲建寅尤太白與營室晨出東方，猶下文歲星與營室東壁晨出東方，皆以所在之宿言之。若云與熒惑晨出東方，則不知在何宿矣。其謬三也。漢書天文志晉灼注太白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亦後人依誤本淮南改之。

當出而不出

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念孫案當出而不出，已見上文。此當作未當出而出。太白金主兵，故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則天下偃兵。見上文。當入而不入，未當

出而出則天下興兵也。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及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石氏星經並云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是其證。

祀四郊 決刑罰

景風至則爵有位。案有位則有爵此言爵有位於義不位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引作施爵祿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閭闔風至則收縣壘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脩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念孫案祀四郊本作祀四鄉四鄉四方也越語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韋注曰鄉方也故高注云祀四方神卽月令所謂命主祠

祭禽于四方也。易通卦驗曰：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白虎通義曰：涼風至，報地德，祀四鄉，皆其明證也。若作四郊，則失其義矣。且鄉與功，張爲韻。功字合韻。讀若光。月令神農將持功與昌功，與行明彰長行爲韻。韓子主道篇去賢而有功，與明強常常爲韻。楚辭惜誓，惜傷身之無功，與狂長爲韻。若作郊，則失其韻矣。決刑罰本作決罰刑，故高注云：罰刑疑者，於是順時而決之。下文曰：斲罰刑，時則篇曰：休罰刑。又曰：斲罰刑，皆其證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引此，亦作斲罰刑，刑與城爲韻。若作刑罰，則失其韻矣。

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

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

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

紀凡二十紀千五百二十歲

各本千上有一字開元大經所引無今從之

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引之曰大終下當有三終

二字下文曰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

得甲寅之元蓋一終而建甲戌積千五百二十歲二終

而建甲午積三千四十歲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積四

千五百六十歲

劉續謂每終二十年三終共六十年大誤

故曰千五百二十

歲大終

句

三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也千五百二

十歲一終但至甲戌不得復始甲寅之元故知脫三終

二字也。日月五星起於營室，乃顓頊厯元。見太歲攷開元占

經古今厯積篇曰：黃帝厯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顓頊厯同，則顓頊厯以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若非三終不得有此數矣。漢書律厯志曰：三終而與元終。續漢志曰：三終歲復復青龍爲元，是其例也。開元占經曰：占篇引此已脫三終二字。

日行一度而歲有奇

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引之曰：日行一度本作日行危一度，後人刪去危字耳。日行危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者，言每歲日行至危之一度，而有四分

一之奇零也。蓋四分度之一，微茫難辨，其所在本無定處。推步者視周天之度，起於何宿，則附餘數於度所止之宿。如殷曆以冬至日躔起度，則度起牽牛，而以四分度之一附於斗。開元占經北方七宿占篇引石氏曰：斗二十六度四分度之一，是也。斗牽牛爲星紀，度起星紀，則以四分度之一附於析木。下文曰：星分度箕十一四分一，是也。尾箕析木也。顓頊曆以立春日躔起度，則度起營室，而以四分度之一附於危。卽此所云日行危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是也。廣雅說七耀行道曰：日月五星行黃道，始營室東壁。又曰：行須女、虛、危，復至營室，是

度起營室而止於危月令所謂日窮于次也故以四分
度之一附於危焉危不止一度而獨附於一度者星度
多少古今不同唯第一度不異故附於此耳開元占經
日占篇引此正作日行危一度又引注曰危北方宿也
則有危字明矣若如今本作日行一度則所謂四分度
之一者不知附於何宿矣甚矣其不可通也

鑿地

陰氣極則下至黃泉北至北極故不可以鑿地穿井念
孫案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二池下引此作鑿池穿井於
義爲長

十二月

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念孫案十二月當爲十一月上
文云冬至德在室是也

升日行一度 熱升 升勺

兩維之間九十一度也

道藏本此下有高注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云云凡二十九字

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
十四時之變念孫案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作一句
讀其高注自東北至東南云云本在十六分度之五下
道藏本誤入九十一度下度下又衍也字遂致隔斷上
下文義劉績本刪去也字是也乃又移高注於下文而

升二字之下而莊本從之則其謬益甚矣升當爲斗字

之誤也

隸書斗字作升形與升相似傳寫往往譌混

而斗日行一度作一句

讀言斗柄左旋日行一度而以十五日爲一節也上文

云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下文云斗指

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皆其明證也又齊俗

篇糟邱生乎象樞炮格生乎熱升

炮格謂爲銅格布火其下置人於上也格

音如字俗作烙音洛非此段氏若膺說見鍾山札記

升亦當爲斗北堂書鈔服飾

部四太平御覽服用部十四竝引淮南炮格始於熱斗

又引許慎注曰熱斗熨斗也紂見熨斗爛人手遂作炮

格之刑是也又兵略篇章華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

升亦當爲斗，鄭注少牢饋食禮曰：料，剡水器也。料與斗同。
冬至以後十二律 日冬至音比林鍾 雨水

驚蟄 清明 穀雨

冬至音比黃鍾，小寒音比應鍾，大寒音比無射，立春音
比南呂，雨水音比夷則，驚蟄音比林鍾，春分音比蕤賓，
清明音比仲呂，穀雨音比姑洗，立夏音比夾鍾，小滿音
比太簇，芒種音比大呂，夏至音比黃鍾，小暑音比大呂，
太暑音比太簇，立秋音比夾鍾，處暑音比姑洗，白露音
比仲呂，秋分音比蕤賓，寒露音比林鍾，霜降音比夷則，
立冬音比南呂，小雪音比無射，大雪音比應鍾，又下文

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引之曰冬至音比黃鍾當爲音比應鍾下當云小寒音比蕤賓大寒音比南呂立春音比夷則雨水音比林鍾驚蟄音比蕤賓春分音比仲呂清明音比姑洗穀雨音比夾鍾立夏音比太簇小滿音比大呂芒種音比黃鍾其日冬至音比林鍾亦當爲音比應鍾蓋音以數少者爲清數多者爲濁冬至以後逆推十二律由清而濁夏至以後順推十二律由濁而清冬至應鍾其數四十二爲最清小寒蕤賓其數四十五則濁於應鍾矣大寒南呂其數四十八則又濁於

無射矣。立春夷則其數五十一，則又濁於南呂矣。雨水
林鍾其數五十四，則又濁於夷則矣。驚蟄蕤賓其數五
十七，則又濁於林鍾矣。春分仲呂其數六十，則又濁於
蕤賓矣。清明姑洗其數六十四，則又濁於仲呂矣。穀雨
夾鍾其數六十八，則又濁於姑洗矣。立夏太簇其數七
十二，則又濁於夾鍾矣。小滿大呂其數七十六，則又濁
於太簇矣。芒種黃鍾其數八十一，則最濁矣。故曰：日冬
至音比應鍾，浸以濁也。夏至以後與此相反，故曰：日夏
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也。夏至音比黃鍾，爲音之最濁者，
則冬至之音當爲最清者。最清者，非應鍾而何？後人但

知月令仲冬律中黃鍾之文遂改冬至音比應鍾爲音比黃鍾而移應鍾於小寒且并無射以下遞移其次注高

亦遞

而不知月令所言者十二月之律此所言者二十

四時之律本不相同也至改日冬至音比應鍾爲音比

林鍾則謬益甚矣

宋書律志引此已誤

又案驚蟄本在雨水前穀

雨本在清明前今本驚蟄在雨水後穀雨在清明後者

後人以今之節氣改之也漢書律厯志曰詠嘗中驚蟄

今日雨水降婁初雨水今日驚蟄大梁初穀雨今日清

明中清明今日穀雨是漢初驚蟄在雨水前穀雨在清

明前也桓五年左傳正義引釋例曰漢太初以後更改

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月令正義引劉歆三統歷雨水正月中驚蟄二月節又引易通卦驗清明三月節穀雨三月中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孝經緯曰斗指寅爲雨水指甲爲驚蟄指乙爲清明指辰爲穀雨三書皆出太初以後故氣名更改三統歷與緯書皆出西漢末不應淮南王書先已如是其爲後人所改明矣逸周書周月篇春三月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今本作雨水春分穀雨時訓篇驚蟄雨水穀雨清明今本雨水在驚蟄前清明在穀雨前皆後人所改詳見日知錄謂淮南子已先雨水後驚蟄失之盧氏紹弓校定本

陽氣凍解

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引之曰陽氣凍解文不成義當作陽凍解陽凍地上之凍也陰凍地中之凍也立春之日地上之凍先解故曰陽凍解管子臣乘馬篇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是也今本陽下有氣字因注內陽氣而行

雷戒

秋分雷戒蟄蟲北鄉念孫案戒當爲臧字之誤也臧古藏字秋分雷藏與上文春分雷行相應時則篇云八月雷不藏是其證也且臧與鄉爲韻若作戒則失其韻矣藏字古皆作臧故說文無藏字今書傳中作藏者多作

臧者少大抵皆後人所改也此臧字若不誤爲戒則後人亦必改爲臧矣

太歲

咸池爲太歲錢氏曉徵荅問曰問淮南以咸池爲太歲與它書所言太歲異何故曰淮南書云斗杓爲小歲咸池爲大歲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皆以大小相對初未嘗指咸池爲太歲其作太歲者乃後人轉寫之譌吳斗南兩漢刊誤謂淮南不名天一爲太歲又自以咸池名之則南宋本已誤矣念孫案錢說是也

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

天維建元常以寅始

句起此字上有脫文

右徙一歲而移十二

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引之曰起字上當有脫文蓋言

甲寅之年歲星在姬訾之次

營室東壁也詳見下條

是歲星所起

也起與二始字二子字韻也

二子字見下文

必言歲星所起者

太歲與歲星相應而行故言太歲建元必以歲星也漢

書律厯志曰木金相乘爲十二是爲歲星小周小周乘

以策爲一千七百二十八是爲歲星歲數鄭注周官保

章氏曰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

歲而小周馮相氏疏曰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

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

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
而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而以此而計之
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
一大周十二跳而故也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
數同以上賈疏然則右徙周天皆謂歲星若建寅之太歲左
行於地不得謂之右徙周天矣起字之上有脫文無疑
周天上本無大字後人加之也歲星十二歲而小周天
不得謂之大周淮南王時未有歲星超辰之說亦無大
周小周之分上文曰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
句十二歲而周無大字

太一在丙子

淮南元年冬

漢初以十月爲歲首故言元年冬

太一在丙子高注曰淮

南王安卽位之元年引之曰太一乃北極之神與紀歲無涉太一當作天一此因天字脫去上畫後人又加點於下耳廣雅曰天一太歲也漢元封七年太歲在丙子上推至文帝十六年

下距元封七年凡六十年

爲淮南王安始封之年太歲亦當在丙子故曰天一在丙子也古者天一太歲太陰名異而實同詳見太歲攷

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潛研堂文集曰淮南天文訓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必有

譌蓋冬至與立春相去四十五日有奇古今不易自甲午訖丙子僅四十三日此理之所必無者以術推之是年冬至蓋己酉日立春則甲午日耳引之曰錢說非也下文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注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則冬至之日非子卽午明矣下文壬午冬至甲子受制謂立春也與此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其法正同不得以甲午爲己酉之譌也立春丙子與上文始起始子爲韻若作立春甲午則失其韻矣冬至甲午至立春丙子四十三日與後人厯法不同者古法多

疏故也。下文壬午冬至至甲子受制亦四十三日。以是明之。

二陰一陽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引之曰。二陰當作一陰。一陰一陽所以成氣二也。高注曰。陰羸弱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正以一陰與一陰爲二。一陽與二陽爲三。陰數少而陽數多也。續漢書天文志引律術曰。陽性動。陰性靜。動者數二。靜者數一。是也。二陰而分言之。則各爲一陰矣。

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七十歲而復至。

甲子

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
歲而復至甲子引之曰上文言壬午冬至甲子受制由
甲子受制以歲遷六日推之一日乙丑二日丙寅三日
丁卯四日戊辰五日己巳六日庚午則當作庚午受制
今本作庚子涉上文庚子而誤也由甲子受制每歲以
遷六日推之至十歲而六十甲子終而復始則當作十
歲而復至甲子今本十上有七字涉上文七十二日而
衍也

養老鰥寡

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糴鬻施恩澤念孫案養老鰥
寡當作養長老存鰥寡今本脫長存二字則句法與上
下文不協時則篇曰季夏存視長老行糴鬻仲秋養長
老行糴鬻飲食春秋縣露治水五行篇曰土用事則養
長老存幼孤矜寡獨施恩澤開元占經填星占篇引巫
咸曰填星受制則養老蓋脫長字存鰥寡行饘粥施恩澤皆
其證

大剛魚不爲

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引之曰大剛二字義不可通
大字蓋因上文大旱而衍剛當爲則字之誤也則魚不

爲四字連讀高注不成爲魚

春秋縣露治亂五行篇曰水千金

則魚不爲是其證

收其藏

以至於仲春二月之夕

夕謂月之下旬也書大傳月之

爲朝中句爲中下句爲夕字亦作晉呂氏春秋任地篇曰孟夏之晉殺三葉而穫大麥

乃收其藏

而閉其寒高注曰收斂其所藏而閉之念孫案太平御

覽時序部四引此本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

本作收斂其所藏而出布之閉其陰寒令不得發泄後

人旣不解布收二字之義而削去布字又刪改高注以

滅其迹甚矣其妄也又案布收其藏者布讀爲敷

敷與布古

字通舉陶謨數同曰奏罔功禹貢篠簜既數史記夏本紀數竝作布顧命數重蔑席說文引作布商頌長發篇敷政優優成二年左傳引作布聘禮周頌賚篇箋云敷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今文布作敷猶徧也

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作徧告以言

言徧收其藏而閉其寒也

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百蟲蟄伏故此言仲春之夕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布字在收其藏之上本謂徧收其藏非謂收其所藏而出布之也高氏誤解布字後人求其說而不得遂以布爲衍文而削之矣

禽鳥

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念孫案禽鳥當爲禽獸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作以養百穀禽獸草

木太平御覽時序部四百穀部一並引作以長百穀禽獸草木是其證

小還 大還

日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鳥次是謂小還至於悲谷是謂鋪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念孫案小還大還當爲小遷大遷字之誤也遷之爲言西也日至于昆吾謂之正中至鳥次則小西矣故謂之小遷至女紀則大西矣故謂之大遷漢書律厯志曰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白虎通義曰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是遷與而通義若作小還大還則義不可通矣舊本北堂書鈔

天部一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三
引此竝作小遷大遷

陳禹謨依俗本
改爲大還小還

淵虞

至於淵虞是謂高春念孫案淵虞當作淵隅

注同

隅虞聲

相亂又涉下文虞淵而誤也桓五年公羊傳疏舊本北

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淵隅

陳禹謨改爲
虞淵大謬

楚辭天問補注引此亦作淵隅則南宋本

尙不誤

至於

至於蒙谷是謂定曆念孫案至本作淪此涉上文諸至

字而誤也。淪入也。

見原道精神本經三篇注及漢書敘傳應劭注

沒也。見覽冥篇注。楚

辭九款注及說文廣雅

淪於蒙谷。與上出於扶桑相對。舊本北堂

書鈔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淪。

陳禹謨依

俗本改淪爲至

楚辭補注同。

禹以爲朝晝昏夜

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爲朝晝

昏夜。念孫案禹字義不可通。禹當爲離。俗書離字作離。

漢北海相景君碑陰當離墓側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離敗聖與字竝作離其左畔與禹相似因誤爲禹顏

氏家訓書證篇論俗書曰離則配禹正謂此也

脫去右畔而爲禹耳。離者分也。

言分爲朝晝昏夜也。精神篇別爲陰陽離爲八極文義

與此同

十二月指丑

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帀終而復始引之曰十二月指丑本作十一月指子後人改之也指寅指子皆厯元所起故以二者言之晉書律厯志引董巴議曰顓頊厯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湯作殷厯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是顓頊厯起寅月殷厯起子月也故下文指寅寅則萬物蟄蟄然也先言指寅顓頊厯之遺

法也。上文斗指子則冬至，先言指子，殷厯之遺法也。指寅指子皆言其始，一歲而市，乃言其終，蓋起於寅者，至丑而市，起於子者，至亥而市也。後人不知古厯有二法而改爲十二月指丑，非也。指丑則一歲已市，不須更言一歲而市矣。且子與始爲韻，若作丑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此，正作十一月指子。

則萬物蟄

指寅則萬物蟄，念孫案此當作指寅。句寅則萬物蟄，蟄然也。句寅則萬物蟄，蟄然者，猶云寅者言萬物蟄蟄然，故高注曰：動生貌。史記律書亦曰：寅者言萬物始生。

螾然也。今本寅下脫一寅字。螾下又脫螾然也三字。則文不成義。且句法與下文不協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此。正作寅。則萬物螾然也。

未昧也

未昧也。念孫案未下脫者字。

自午者忤也。至丑者紐也。皆有者字。

昧本作

昧。後人以漢書律厯志云昧蔑於未。故改昧爲昧。不知淮南自訓未爲昧。與漢書不同也。五行大義論支幹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淮南竝云未者昧也。白虎通義及廣雅竝云未昧也。說文未昧也。六月滋味也。六月下有脫文。史記律書未者昧也。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義竝與淮南同。

其加卯酉三句

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引之曰此三句不與上文相承尋繹文義當在前日短而夜脩之下云其加卯酉者

王弼注老子曰加當也

承夏日至冬日至言之彼言冬夏至

此言春秋分也言陰陽分日夜平者承陽勝陰勝日夜脩短言之言至春秋分則陰陽無偏勝日夜無脩短也寫者錯亂在此今更定其文如左

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歛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其加卯酉則

陰陽分，日夜平矣。

引而止也 呻之也

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念孫案之，字當在

上文引而止下。今本誤在呻字下，則文不成義。

自午者，忤也。至

丑者，紐也。也。上皆無之字。

五行大義論律呂篇論支幹名篇及太平

御覽引此竝云：林鍾者，引而止之也。申者，呻也。是其證。

曰規

道曰規，始於一。念孫案曰：規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因上文故曰：規生矩，殺而誤衍也。宋書律志作：道始於一，無曰規二字。

兵重三罕

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念孫案：重罕二字義不可通。重當爲革，祭祀喪紀兵革皆相對爲文。革字古文作革，隸省作革，與重相似而誤。罕當爲軍，言兵革之事以三軍爲制也。軍字草書作𠂔，與罕相似而誤。

徵生宮宮生商

徵生宮，宮生商。劉績曰：當作宮生徵，徵生商。念孫案：劉說是也。上文曰：黃鍾爲宮，太簇爲商，林鍾爲徵。又曰：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所謂宮生徵，徵生商也。宋

書律志晉書律厯志竝作宮生徵徵生商高注變
猶化也地形篇亦曰

角生姑洗

角生姑洗引之曰音律相生皆非同位者上文曰姑洗爲角則角與姑洗爲一不得云角生姑洗也生當爲主

上文黃鍾主十一月
云云與此主字同義

角主姑洗猶言姑洗爲角耳主與

生相似又因上下文生字而誤宋書律志亦誤作生秦氏

五體通攷改作角爲姑洗非是五音爲六律
之綱可言姑洗爲角不可言角爲姑洗也

比於正音

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高注與正音
比故爲和應鍾生蕤

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

各本脫於字今據宋書補

劉續曰以序論之

黃鍾爲宮以次而商角徵羽姑洗生應鍾變宮在商呂

羽之後故曰比於正音爲和應鍾生蕤賓變徵閒入正

音角羽之閒故曰不比正音爲繆引之曰劉說非也七

音之序周回相次變宮在羽之後宮之前變徵在角之

後徵之前

唐武后樂書要錄說七聲次第曰假令十一月黃鍾爲宮隔一月以正月太簇爲商又隔

一月以三月姑洗爲角又隔一月以五月蕤賓爲變徵

卽以其次之月六月林鍾爲徵又隔一月以八月南呂

爲羽又隔一月以十月應鍾爲宮變宮周迴還與十一月相比也

其道相同豈有順逆之分乎比讀如易比卦之比比入也合也閔元年左傳曰

屯固比入又曰合而能固是也

說林篇黃鍾比宮太簇比商與此比字同義

比於正音故爲和、本作不比於正音故爲和、注內與正音比、本作不與正音比、不比於正音者、不入於正音也、言應鍾是宮之變音、故不入於正音、不入於正音、則命名當有以別之、故謂之曰和、和者言其調和正音也、蕤賓是徵之變音、故亦不入於正音、不入於正音、則命名當有以別之、故謂之曰繆、音繆繆之言穆、穆亦和也、大雅箋曰穆和也、穆穆古字通、言其調和正音也、周語以七同其數而以律昭二十年左傳正義釋其義曰變宮變徵舊樂無之聲或不合而以律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是應鍾蕤賓二律皆所以調和其聲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說風聲曰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穆與繆同、穆在變音之

末言穆而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宮商角徵

可知矣變聲與正聲相調和故曰穆羽相和

張晏曰穆然相和始

未達穆字之義

以律管言之則變宮爲和變徵爲穆以琴弦言

之則當以少宮爲和少商爲穆琴亦有和穆二音故曰

穆羽相和若夔牙之調琴也然則變音之繆本與穆同

而穆之命名正取相和之義明矣後人誤讀繆爲紕繆

之繆以爲和與繆相反

宋書引舊注曰繆音相干也亦誤解繆字

遂於應鍾

不比於正音句刪去不字以別於蕤賓并注中不字而

亦刪之古訓之不通其勢必至於妄改矣宋書律志正

作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故爲和載注文正作不與

正音比晉書律厯志引淮南王安曰應鍾不比正音故
爲和足證今本之謬

脫文二句

黃鍾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
七寸引之曰物以三生下本有三三九一句後人以上
文已言三三如九故刪去此句不知上文三三如九九
九八十一與此文三三九三九二十七皆上下相承爲
義物以三生故必先以三自乘而得九然後以三乘九
而得二十七且上文與此相離甚遠不得因彼而省此
也宋書正作三三九三九二十七幅廣二尺七寸下本

有古之制也四字故高注曰古者幅皆然也各本皆上
刪脫去此句則注文爲贅設矣宋書正作故幅廣二尺
七寸古之制也

人脩八尺 有形則有聲 匹者中人之度也
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
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
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引之曰此文多不可通
人脩八尺尋自倍則丈六尺矣而云人脩八尺尋自倍
故八尺而爲尋其不可通一也音以八相生音卽聲也
何須更云有形則有聲其不可通二也匹長四丈八之

長安得有此而云匹者中人之度其不可通三也蓋寫者譌舛失次兼有脫文宋書已與今本同則後人以誤本淮南改之也今更定其文而釋之如左

有形則有聲音以八相生故人臂脩四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尋者中人之度也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一匹而爲制云有形則有聲者有形謂上文黃鍾之律脩九寸也有聲謂音以八相生也云人臂脩四尺者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淮南云人臂四尺尋自倍故八尺曰尋是也云尋者中人之度也者考工記曰人長八尺是也

秋分藁定

秋分藁定藁定而禾熟

藁與秒同秒禾也說見主術

念孫案隋書律

厯志引此作秋分而禾藁定藁定而禾熟是也宋書律志同今本脫而禾二字則文義不明

十二藁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

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藁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引之曰十二藁當一粟十二粟當一寸則百四十四藁而當一寸也主術篇寸生於標藁標竝與秒同今本標誤作標辯見主術

高注曰十二標爲一分

今本脫二字

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

尺十尺爲一文說文亦曰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則是百二十葉而當一寸與此不同也許高二家之說俱本於此篇使原文作十二葉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則二家之說何以並言十二葉爲分十分爲寸乎且主術篇明言寸生於標不得又以粟參之也然則今本爲後人所改明矣宋書律志與今本同則其誤已久今依主術篇及許高二家之說而更定之如左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葉而當一分律以當辰音以當日之數十故十分而爲寸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

其以爲量

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念孫案量當爲重重量字相近又因上文度量而誤也自十二粟以下皆言其重之數非言其量之數說文禾部注及宋書律志竝作其以爲重

蒼龍在辰

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引之曰下文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是太陰卽蒼龍也旣云太陰在寅不當復云蒼龍在辰矣下文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元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而不言蒼龍所在正

以太陰卽蒼龍也蒼龍在辰四字蓋淺人所加

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

道藏本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

下有脫文

太陰在寅歲名

曰攝提格引之曰太陰二字乃下屬爲句與下文太陰在卯之屬相同主下當別有所主之事而今脫去王應麟小學紺珠始誤讀主太陰爲句劉本遂重太陰二字而各本及莊本從之非也上文云太陰在寅何得又言主太陰乎且下文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而無太歲之名天一元始太陰元始之屬皆太歲也而謂之天一太陰不謂之太歲咸池爲太歲

則又大歲之譌

說見上

然則天文篇無稱太歲者也此太

歲亦當作大歲寫者誤加點耳斗杓爲小歲咸池爲大

歲

見上文

上文西爲危主杓杓小歲也此文子爲開主大

歲大歲咸池也太歲月從右行四仲與歲從左行之太

陰迴殊若作大歲則與太陰無異上言太陰在寅下言

子主太歲是太陰主太陰矣義不可通開元占經歲星

占篇引此篇舊注曰太陰謂太歲也

蓋許慎注廣雅太陰太歲也本此

使篇內太歲太陰分爲二注者必不爲此注矣可見太

歲乃大歲之譌而太歲太陰之未嘗分也徧考書傳亦

無分太歲太陰爲二者或據淮南譌脫之文以爲太歲

太陰不同之證非也

歲星晨出東方之月

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巳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昂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未歲星舍觜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申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酉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戌歲星舍翼轸以七

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亥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子歲星舍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引之曰十一月當爲正月十二月當爲二月正月當爲三月二月當爲四月三月當爲五月四月當爲六月五月當爲七月六月當爲八月七月當爲九月八月當爲十月九月當爲十一月十月當爲十二月史記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歲陰在巳星居

戌以四月與奎婁晨出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
昂畢晨出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參晨出歲
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歲陰在西星
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
月與翼轸晨出歲星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
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歲陰在升
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
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卯二月出在辰三月出在巳
四月出在午五月出在未六月出在申七月出在酉八
月出在戌九月出在亥十月出在子十一月出在丑十

二月出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在寅

此攝提謂

太陰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皆

其證也後人以太初厯太歲在子歲星十一月出在建

星牽牛

見天文志

故改正月爲十一月以合太初之法而自

此以下皆遞改其所出之月不知太陰在寅則歲星亦

以寅月出樂動聲儀所謂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也

見前太一在丙子下

若以十一月出則是子而非寅與太陰所在

不相應矣太初厯之太歲始建於子故以歲星與日同

次之十一月定之所謂子年應子月也淮南之太歲始

建於寅故以歲星晨出之正月定之所謂寅年應寅月

也豈得以建子之法雜入於建寅之法乎況太陰在寅

以下俱本於石氏

天文志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在斗牽牛天官書索隱亦云

歲星正月晨見東方已下皆出石氏星經文

又豈有用其說而改其月者乎

開元占經引淮南已與今本同則其誤改在唐以前矣

錢氏曉徵謂史記歲星正月晨出以天正言之其實與

淮南無別

見潛研堂文集

今案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

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色蒼蒼有光歲陰在

子星居弗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元色甚明正月德

在木故星色蒼

天官書凡言正月者皆謂建寅之月

十一月德在水故

星色元若以正月爲天正則是夏正之十一月矣何以

不云色元而云色蒼乎且寅年正月日在娵訾歲星在星紀中隔元枵一次故歲星晨見有光若十一月則與日同次其光不能見矣安得云蒼蒼有光乎此由不知淮南之十一月爲後人所改故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日德 綱目 以至於癸 左前刑右背德

太陰所居

句

日德

句

辰爲刑

句

德

句

綱目自倍因

句

柔

日徙所不勝

句

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引

之曰日德日下脫爲字日爲德辰爲刑相對爲文也綱

當爲剛剛日柔日甲剛乙柔是也癸上當有壬字此以

剛柔對言不當但言癸也

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案此當爲右背刑左前德寫者顛倒耳五行大義論配支幹篇曰從甲至癸爲陽從寅至丑爲陰陽則爲前爲左爲德陰則爲後爲右爲刑右背刑左前德者所以順陰陽也史記天官書曰太白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是其例矣

十二月日所建之星

星正月建營室

不言日所建者承上文兩月字而省高注以星爲日之誤非也

二月建

奎婁三月建胃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

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引之曰二月建奎婁備舉是月日所在之星也由此推之則正月當云建營室東壁三月當云建胃昂四月當云建畢觜參五月當云建東井輿鬼六月當云建柳七星張七月當云建翼軫八月當云建角亢氐九月當云建房心十月當云建尾箕十一月當云建斗牽牛十二月當云建須女虛危蓋月令日在某星但舉一月之首言之而此則舉其全也後人妄加刪節每月但存一星之名獨二月建奎婁尚仍其舊學者可以考見原文矣不然豈有月令季夏日在柳而此言建張

仲秋日在角而此言建亢仲冬日在斗而此言建牽牛
季冬日在婺女卽須女而此言建虛者乎

斗牽牛越須女吳

斗牽牛越須女吳引之曰諸書無言斗但主越須女但
主吳者斗牽牛越須女吳當作斗牽牛須女吳越開元
占經分野略例曰淮南子曰斗吳越也斗下脫牽牛高須女四字

誘注呂氏春秋曰斗吳也牽牛越也以上開元占經然則呂氏

春秋注分言吳越而淮南則合言之也蓋分野之說鄭

魏趙竝劉戰國時多謂韓爲鄭則在三家分晉之後其時吳地已

爲越有故但可合言吳越若分言某星主越某星主吳

則當時豈有吳國乎？後人以吳越二國不應同分野，故移越字於斗牽牛下，而不知其不可分也。晉書天文志引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曰：起斗至須女，吳越之分野。又引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竝曰：斗牽牛須女吳越，足證今本之謬。

十二歲而一康

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今本高注曰：康盛也。念孫案盛當爲虛。此淺學人改之也。康之爲言荒也。康荒皆虛也。小雅賓之初筵篇酌彼康爵鄭箋康虛也爾雅康虛也方言康空也竝字異而義同郭璞爾雅音義曰康本或作荒大雅桑柔篇具贅卒荒毛傳荒虛也泰九二包荒鄭讀爲康云

康虛也康
荒古字通

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

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范甯

曰康虛也

廣雅四穀不升曰歉說文歉飢虛也逸周書
諡法篇凶年無穀曰穰穰虛也並字異而義

同康與荒古字通故韓詩外傳作四穀不升謂之荒史

記貨殖傳曰十二歲一大饑鹽鐵論水旱篇曰六歲一

饑十二歲一荒義與此同也自三歲一饑以下皆年穀

不登之名但有小大之差耳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

作十二歲而一荒是康卽荒也若訓康爲盛則與正文

顯相違戾矣且四穀不升謂之康乃春秋古訓十二年

一荒亦漢時舊語是之不知而訓康爲盛明是淺學人

所改漢人無此謬也。

癸越

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
癸越開元占經日辰占邦篇引此越作趙念孫案齊近
東夷楚近南夷魏近韓秦近西夷衛近趙則作趙者是
也若作越則與南夷相複矣。

以勝擊殺

以勝擊殺勝而無報引之曰上文子生母曰義母生子
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其名有
五下文以專從事以義行理以保畜養以困舉事分承

專義係困四字不應於制字獨不相承然則此句當作以制擊殺明矣今本制作勝者因上下文勝字而誤制爲母勝子之名若作勝何以別於子勝母乎

月從一辰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念孫案從當爲徙字之誤也上文云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是其證

太陰所居辰爲厭日

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引之曰太陰所居辰當作雌所居辰雌北斗之神右行者也月徙一辰太陰則左行而歲

徙一辰兩者各不相涉太陰二字因下文太陰所居而誤也爲厭日本無日字此因下句厭日而行也厭者鄭注周官占夢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疏曰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還於天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故右還於天是也今人猶謂陰建爲月厭是雌所居辰名爲厭不名爲厭日也

庚申 戊戌己亥

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已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錢氏荅問曰庚申當作庚辰八合猶八

會也。今依堪輿天老說推衍之。

天老說見周官占夢疏所引鄭志內。

正月

陽建寅破於申陰建戌破於辰二月陽建卯破於酉陰建酉破於卯乙近卯故二月乙酉爲八會之一三月陽建辰破於戌陰建申破於寅甲近寅故三月甲戌爲八會之二四月陽建巳破於亥陰建未破於丑癸近丑故四月癸亥爲八會之三五月陰陽建俱在午而破於子壬近子故五月壬子爲八會之四六月陽建未破於丑陰建巳破於亥七月陽建申破於寅陰建辰破於戌八月陽建酉破於卯陰建卯破於酉辛近酉故八月辛卯爲八會之五九月陽建戌破於辰陰建寅破於申庚近

申故九月庚辰爲八會之六十月陽建亥破於巳陰建
丑破於未丁近未故十月丁巳爲八會之七十一月陰
陽建俱在子而破於午丙近午故十一月丙午爲八會
之八十二月陽建丑破於未陰建亥破於巳此建厭所
在及八會之名也淮南所劉甲戌至癸亥蓋大會之日
其下又有戊戌己亥己酉己卯戊午戊子當是小會之
日而尙缺其二以例推之當是戊辰己巳也念孫案錢
說是也戊辰當在戊戌上己巳當在己亥上堪輿家所
謂小會三月戊辰四月己巳九月戊戌十月己亥也又
戊辰戊戌及戊午戊子下皆當有所主之國而今脫之

地任天下之中者韓魏而外更有趙宋衛中山及周末知以何國當之也

數來歲 五十日 一斗

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念孫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十四引此數下有至字數色主反五十日上有滿字一斗作一升皆是也

有其歲司也

有其歲司也引之曰此本作其爲歲司也今本衍有字因上文有餘日而衍脫爲字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引此正作其

爲歲伺也又引注曰伺候也

伺字古

爲歲司者爲歲候豐

凶也尋繹文義其爲歲司也乃起下之詞下文攝提格之歲歲早水晚旱云云正謂候歲也當直接此句下作圖者誤剗圖於此句之後隔絕上下文義遂使此句成不了之語且自上文以日冬至至下文民食一升皆言占歲之事中間不應有圖圖蓋後人所爲故置之非其所耳劉續不能是正又移上文帝張四維一段於此句之下大誤

麥不爲昌

掩茂之歲麥不爲昌念孫案昌上脫菽字麥不爲爲句

上文曰禾不爲菽昌爲句上文曰菽麥開元占經歲星又曰菽麥不爲菽昌昌又曰稻昌占引此正作麥不爲菽昌

蠶稻 三斗

困敦之歲蠶稻菽麥昌民倉三斗念孫案蠶下脫登字稻下脫疾字蠶登爲句上文曰蠶不登又曰蠶登稻疾爲句謂稻有疾也上文曰稻疾又曰菽麥昌爲句民倉三斗斗當爲升開元占經引此正作蠶登稻疾菽麥昌民倉三升

淮南內篇第三

淮南內篇第四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地形

地形之所載

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念孫案此篇皆言地之所載地下不當有形字此因篇名而誤衍耳高釋篇名云紀東西南北山川藪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育也則正文本作地之所載明矣海外南經云地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海之內云云此卽淮南所本

八極

天地之間九州八極今本此下有注云八極八方之極也念孫案八極當爲八柱柱與極草書相近故柱誤爲極

玉海地理部引此已誤

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及白

帖一引此竝作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又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作天地之間九州八柱楚辭天問曰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初學記引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皆其證也又案文選張協雜詩注云淮南子曰八紘之外有八極高誘曰八極八方之極也是高注云云本在下文八紘之外乃有八極下後人不知此處八極爲八柱之譌又移彼注於此以曲爲附會

甚矣其謬也。

通谷其

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陳氏觀樓曰：呂氏春秋有始篇作通谷六名川六百，此其字當爲六之譌。

三百仞 五十里 九淵

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念孫案：三百仞之百五十里之里，九淵之淵，皆衍文。此言鴻水淵藪，自三仞以上者，其有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九也。廣雅曰：漳，潭淵也。自三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卽用淮南之文。

丹水

是謂丹水。飲之不舛。念孫案丹水本作白水。此後人妄改之也。水經河水注引此作丹水。亦後人依俗本改之。楚辭離騷。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王注曰淮南言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舛。文選思元賦。斟白水以爲漿。李善卽引王注。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四亦云。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舛。則舊本皆作白水。明矣。又案楚辭惜誓。涉丹水而馳騁兮。王注曰丹水猶赤水也。淮南言赤水出崑崙也。此是引下文赤水出東南陬之語。若此文本作丹水。則王注當引以爲證。何置此不引而別

指赤水以當之乎

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

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

高注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外

至於合黎

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引之曰崑崙四隅爲四水所出說本海內西經上文言東北陬東南陬下文又言西北陬無獨缺而南陬之理此處原文當作弱水出其西南陬絕流沙南至南海其弱水出窮石入於流沙及注窮石山名云云則當在下文江出岷山諸條閒王逸注離騷引淮南子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郭璞

注海內西經引淮南子弱水出窮石正與江出岷山諸條文義相同也蓋弱水本出窮石而海內西經言出崑崙西南陬故兩存其說

此文言河出崑崙東北陬下文又言河出積石亦是兩存其說

後人病其不合則從而合併之於是取下文之弱水出窮石入於流沙及注文皆移置於此處而刪去弱水出其西南陬七字又妄加赤水之東四字

弱水出下又至加一自字

於合黎餘波六字而淮南原文遂錯亂不可復識矣今案上文赤水次於河水而不言在河水之某方下文洋水次於弱水而不言在弱水之某方則弱水二字前安得有赤水之東四字乎括地志曰蘭門山一名合黎一

名窮石山引淮南子弱水源出窮石山

見史記夏本紀正義

使淮

南原文弱水出窮石下有至於合黎之文則合黎非窮石矣志何得言合黎一名窮石山乎其爲後人取禹貢之文附入較然甚明況旣言絕流沙則弱水入其中可知何必又言入於流沙區區餘波又安能絕流沙而過乎後人但知取下文入於流沙句增入餘波二字而不知其與本文相抵牾也高注絕流沙曰絕猶過也流沙流行也流行下當有之沙二字如有餘波入於流沙句在前則注當先釋流沙後釋絕字不當先釋絕字後釋流沙也然則絕流沙前本無餘波入於流沙句而弱水出窮石入

於流沙當在江出岷山諸條閒明矣

縣圖

或上倍之是謂縣圖念孫案上文縣圖涼風樊桐高注云皆崑崙之山名上文又云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則此縣圖下亦當有之山二字水經河水注引此作是謂元圖之山是其證

洪興祖楚辭補注引此亦有之山二字

元澤

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高注曰元讀常山人謂伯爲亢之亢也莊氏伯鴻曰案古讀元爲兀故說文元從一從兀爲聲又髡一作髡其從兀從元皆爲聲是此讀元爲

亢之證古聲兀亢相同也念孫案莊說非也元澤當爲

亢澤字之誤也亢與沆同

水經巨馬河注曰督亢溝水東逕督亢澤風俗通曰沆漘

也言平望漘漘無崖際也是沆亢古字通

爾雅沆沆也郭璞曰水流漘沆說

文曰沆漘沆大水一曰大澤風俗通義引傳曰沆者漘

也言其平望漘漘無涯際也

舊本沆譌作沆今據水經注改

此言亢澤

亦取大澤之義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此

竝作沆澤是其證也高注常山人謂伯爲亢亢亦亢字

之誤伯古阡陌字也

管子四時篇曰脩封疆正千伯史記酷吏傳置伯格長徐廣曰街陌

屯落皆設督長也又漢書食貨志地理志阡陌字竝作仟伯

亢與阡同廣雅曰阡陌道也釋名曰

鹿兔之道曰亢行不由正亢陌山谷草野而過也是阡亢古字通

說文曰趙魏謂伯爲

眈漢之常山郡戰國時趙地也此云常山人謂伯爲亢
正與說文相合沆眈古同聲而並通作亢故曰亢讀常
山人謂伯爲亢之亢

各以其類生

土地各以其類生念孫案此本作土地各以類生人今

本衍其字脫人字

陳祥道禮書
引此已誤

史記天官書正義藝文

類聚水部上白帖六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地部二十三
疾病部一疾病部三引此並無其字有人字

障氣

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噎風氣多聾念孫案

障氣本作水氣後人以水與澤相複故妄改爲障耳

禮書

引此已誤

不知凡水皆謂之水而水鍾乃謂之澤

見周官大司徒注

且澤氣與山氣相對水氣與風氣相對義各有取改水爲障則義不可通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疾病部一疾病部三

此篇內兩引

引此竝作水氣酉陽雜俎廣知篇同

腫

岸下氣多腫念孫案腫本作𧈧此亦後人妄改之也

禮書

引此已誤

腫音諸勇反𧈧音市勇反凡腫疾皆謂之腫而腫

足則謂之𧈧𧈧字從九九讀若汪跛曲脛也

見下條

故𧈧

字從之岸下氣下溼故有腫足之疾小雅巧言篇居河

之麋既微且尫鄭箋曰居下溼之地故生微尫之疾爾雅曰既微且尫舒瘍爲微腫足爲尫是也若作腫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引此正作尫又引高注云岸下下溼腫足曰尫今脫此注又疾病部一疾病部三引此並同

狂

谷氣多痺邱氣多狂念孫案狂當爲尫說文尫跛曲脛也從尫象偏曲之形古文作尫一切經音義十八引蒼頡篇曰痺手足不仁也痺與尫皆肢體之疾故連類而及之若狂則非其類矣篆書尫狂二字相似隸書亦相

似故尫誤爲狂。天官書正義太平御覽引此作狂亦傳
寫之誤。酉陽雜俎正作尫。呂氏春秋盡數篇輕水所多
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尫與癭人。苦水所多尫與偃人。癭
尫偃偃四字皆與此篇同。

食葉

食葉者有絲而蛾。高注曰。蠶是也。念孫案食葉本作食
桑。後人以蟲之食葉者多化爲蛾。故改食桑爲食葉。不
知正文本作食桑。故高注專訓爲蠶。若作食葉則與高
注不合矣。爾雅蠶羅郭璞曰。蠶蛾。說文蠶化飛蟲。或
作蠶。是古人言蛾者多專指蠶蛾言之。故曰食桑者有

絲而蛾故高注專訓爲蠶也大戴禮易本命篇家語執
轡篇竝作食桑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載下引淮南亦作
食桑意林及藝文類聚蟲豸部竝同

陰屬於陽

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念孫案下陰字蒙上而衍此
謂鳥魚皆屬於陽非謂陰屬於陽也大戴禮家語竝作
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盧辯曰生於陰者謂卵生也
屬於陽者謂飛游於虛也則無下陰字明矣文選辯命
論注太平御覽羽族部一引淮南皆無下陰字

中濁

河水中濁而宜菽。念孫案中濁二字義不相屬。濁本作調。中調猶中和也。上文曰濟水通和而宜麥。義與此相近。今作中濁者。涉上文汾水濛濁而誤。禮書引此已誤。後漢書馮衍傳注引此作河水調宜菽。太平御覽百穀部五引此作河水中調而宜菽。

宜竹

漢水重安而宜竹。念孫案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二十七引此竹下皆有箭字。今本脫之。禮書引此已無箭字。古人言物

產者多竝稱竹箭。故曰漢水重安而宜竹箭。周官職方氏曰其利金錫竹箭。楚語曰楚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

竹箭之所生皆是也

決臍

其人脩形

太平御覽引此作隋形

覓上大口決臍念孫案臍當爲

眦字之誤也說文眦目厓也鄭注鄉射禮曰決猶開也

開眦謂大目也大口決眦意相近

曹植鞞舞歌曰張目決眦

太平御

覽人事部四引此正作眦

寒水

北方寒水之所積也念孫案寒水當爲寒冰字之誤也
上文北方曰積冰高注曰北方寒冰所積因名爲積冰
是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寒冰

其人蠢愚禽獸而壽

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

腎其人蠢愚禽獸而壽蠢各本皆誤作蠢唯道藏本不誤說文蠢愚馬玉篇音充允切今左傳

二十四年左傳王室曰蠢蠢焉玉篇音充允切今左傳

蠢作蠢杜注曰蠢蠢動擾貌又說文蠢愚也從心春聲

王篇音丑江書容二切是蠢亂之蠢字從春蠢愚鄭注曰

字從春聲義絕不相同周官司刺三赦曰蠢愚鄭注曰

蠢愚生而癡騃童昏者士昏禮記曰某之子蠢愚哀公

問曰寡人蠢愚冥煩表記曰其民之敝蠢而愚其字皆

從春不從春音丑江書容二反不音充允反此言蠢愚

而蠢則其字亦從蠢故高注曰蠢讀人謂蠢然無知之

蠢也又本經汜論二篇皆言愚夫蠢疑義亦與此同又

道應篇蠢乎若新生之犢其字亦從春故莊子知北遊

篇作蠢焉如新生之犢而藏本及各本蠢字皆誤作蠢

蓋俗讀蠢愚之聲如蠢故其字遂誤爲蠢他書且有

誤爲蠢者今人動言愚蠢其誤實由於此唯三禮

蠢愚字皆不誤則賴有經典釋文唐石經故也

念孫

案自翕形短頸以下六句皆承上其人二字言之則蠢
愚上不當更有其人二字上文東方南方西方皆無此
二字此卽因上文其人翕形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文案
禽獸二字妄人所加也蠢愚而壽與上文早知而不壽
文正相對加入禽獸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引
無此二字

中夏

齊冬生中夏歾念孫案此本作齊冬生而夏歾後人以
齊歾於中夏因改爲中夏不知上文禾春生秋歾菽夏
生冬歾麥秋生夏歾皆但言其時而不言其月齊亦然

也藝文類聚草部下太平御覽百穀部一菜部五引此
竝作薺冬生而夏然

三十六國

凡海外三十六國引之曰論衡無形談天二篇竝作三
十五國今麻數下文自脩股民至無繼民實止三十五
國六字誤也

華邱

崑崙華邱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鳥

舊本作青鳥劉據山海經改爲

青鳥今依劉本

視肉楊桃甘檀甘華百果所生劉續曰華邱疑

槎邱之誤槎音嗟山海經槎邱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

柳甘相甘華百果所生念孫案此海外東經文也。𦵏與

華形聲皆不相近。若本是𦵏字，無緣誤爲華。今案華字

當是華字之誤。華與平古字通。

堯典平秩東作馬融本平作華周官車僕華車

之華故書華作平說文藹蒲子可

以爲平席王肅注顧命作華席海外北經曰平邱在

三桑東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柳甘相甘華百果所生

此淮南所本也。隸書華字或作華。

見漢北海相景君碑陰

又作華

見桐柏淮源廟碑

竝與華相似。故華誤爲華矣。

說文藹蒲子可以爲平席文選

秋典賦注引作華席亦是平通作華因誤爲華也史記禮書大路越席正義越席謂蒲爲華席亦是華席之誤

耽耳

夸父耽耳在其北方高注曰耽耳耳垂在肩上耽讀褶

衣之褶

舊本衣上脫褶字今補
卷大記云君褶衣褶衾

或作攝以兩手攝耳尻

海中

舊本海誤作之今
據海外北經改

念孫案褶攝二字聲與耽不相

近耽字無緣讀如褶亦無緣通作攝也耽皆當爲耳今

作耽者後人以意改之耳說文耳耳垂也從耳下垂象

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耳耳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玉篇

豬涉切是耳下垂謂之耳故高注云耳耳耳垂在肩上

廣韻耳耳國名正謂此也

春秋鄭公子輒字子耳義與耳亦相近

字或作

聶海外北經云聶耳之國在無腸國東爲人兩手聶其

耳縣居海水中卽高注所云以兩手聶耳居海中者也

耳與聶聲相近故海外北經作聶耳與褶攝聲亦相近

故高讀耳如褶而字或作攝後人多見耽少見耳又以說文云耽耳大垂也故改耳爲耽而不知其與高注大相抵牾也

睢出荊山

睢出荊山

睢音睢鳩之睢字從佳且聲舊本作睢非睢音睢字從目佳聲今改正地理志水經說文

皆作沮

高注曰荊山禹貢北條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之

南下有荊漂原

地理志作下有疆梁原水經渭水注作下有荊渠

睢州浸也水

經沮水注曰沮水出東汝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卽荊

山首也

中山經荊山之首曰景山睢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

故淮南子曰沮出荊

山高誘云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蓋以洛水有漆沮之

名故也斯繆證耳念孫案此所謂沮水乃江漢雖漳之
雖非漆沮之沮所謂荆山乃禹貢南條荆山非北條荆
山故酈氏以高注爲繆證莊伯鴻欲改雖爲洛以合高
注不知洛水過荆山入渭地理志左馮翊襄德禹貢北
條荆山在南下有豳梁原洛
水東南則不得言洛出荆山且下文明言洛出獵山何
不察之甚也

汶出弗其而流合於濟

汶出弗其而流合於濟

各本脫面字今
據水經注引補

高注曰弗其山

在北海朱虛縣東水經汶水注曰按誘說是乃東汶非
經所謂入濟者也蓋其誤證爾引之曰漢書地理志琅

耶郡朱虛有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此高注
所本也其水入維不入濟故酈氏以爲誤證地理志又
曰泰山郡萊蕪有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句入沛古濟字
此則淮南之汶矣汶出原山而此云出弗其者弗其蓋
原山之別名淮南與地理志似異而實同也禹貢錐指
因高注誤證而竝以淮南爲誤則過矣弗其卽是原山
在萊蕪縣與不其縣之不其山名相似而地則不同漢萊蕪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不其故城在今卽墨縣西南二縣相去甚遠莊氏伯鴻以爲卽
不其山謬矣

丹水出高禡

丹水出高禱高注曰高禱一名豕領山在京兆上雒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沔也劉續曰豕領山在陝西西安府商縣南丹水出於此東流至河南內鄉縣與淅水合流入漢江非此所謂丹水也高禱恐高都之譌漢上黨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

見地理志

今山西澤州高

平卽高都有丹水源出仙公山南流合白水入沁河此

丹水是念孫案劉說是也北山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

名曰丹林丹水出焉

舊本作丹林之水衍林之二字今依水經注刪

南流注于

沁

舊本作注于河涉上文沁注于河而誤今依水經注改

水經沁水注曰丹水出

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東會絕水又東南流白水

注之又東南流注於沁竹書紀年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皆謂此丹水也漢高都故城在今澤州府屬臺縣東北此作高褚豈都字古通作諸因誤爲褚與

股出礁山

股出礁山高無注引之曰徧考地理書無股水之名股

疑當爲般隸書舟字多作月故般誤爲股

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錄

般桓弗就司隸校尉魯峻碑陰平原般並作股與股相似爾雅釋水鈎般釋文般李本作股

漢書地

理志濟南郡般陽應劭曰在般水之陽水經濟水注曰

般水出般陽縣東南龍山俗亦謂之爲左阜龍山蓋礁

山也古今異名耳

鎬出鮮于

鎬出鮮于北山經郭注引此鎬作薄劉績曰鎬薄必有一誤引之曰北山經薄水注引此文則薄非誤字可知鎬與薄形聲皆不相似薄字亦無緣誤爲鎬蓋鎬字下有出某山之文而今脫之薄出鮮于又脫薄字故混爲一條耳

晉出龍山結給

晉出龍山結給高注曰結給合一名也龍山在晉陽之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引之曰晉出龍山結給當作晉出結細龍山二字因注而衍細字右畔作合則因下句

合出封羊而誤注當作結細山一名龍山今本作結給亦隨正文而誤又脫山字衍合字也字耳水經晉水注曰晉書地道記及十三州志並言晉水出龍山一云出結細山在晉陽縣西北太平御覽地部十引郡國志曰懸壺山一名龍山亦名結細山晉水出焉是結細山乃晉水所出故曰晉出結細結細疊韻字結古讓若吉若作結給則失其韻矣且龍山卽是結細不得並言龍山結細也注言結細山一名龍山者猶上注言發包山一名鹿谷山薄落之山一名斧頭山猛山一名高陵山其云一名某山乃高以當時山名釋之不得闌入正文

脫文

引之曰說山篇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嶧冢高注云已說在地形也今地形篇無潁出少室之文蓋寫者脫去

根拔

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念孫案根拔二字涉下文根拔草而誤衍也下文言根拔草者對後浮生不根拔者而言若木則皆有根拔不必別言之曰根拔木也凡木者生於庶木與上文凡羽者生於庶鳥凡毛者生於庶獸凡鱗者生於庶魚凡介者生於庶龜文同一例不當有

根拔二字也。又下文根拔生程若程若生元玉元玉生醴泉醴泉生皇寧皇寧生庶草。凡根拔草者生於庶草

高注根拔生程若曰根拔根生草之先也。

今本草之二字誤倒據下

注浮生草之先改

案根拔皆當作招搖。今作根拔者亦因下文

根拔草而誤。根拔草生於庶草由庶草而上溯之。至於程若是程若爲根拔草之先。不得言根拔生程若也。酉陽雜俎廣動植篇作招搖生程若。以下六句皆本淮南則根拔爲招搖之誤明矣。

萍藻

藻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拔者生於萍藻。念

孫案三萍字皆後人所加

埤雅引此已誤

葉一作藻萍一作萍

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萍水藻也

今本藻誤作藻

爾雅釋草注

曰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則葉卽是萍不得言葉生萍藻且萍藻爲二物又不得言萍藻生浮草也西陽雜俎正作葉生藻藻生浮草

正土之氣也

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念孫案也字衍下文偏土之氣四段氣下皆無也字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五引此亦無生黃埃黃埃五百歲

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

湏念孫案此本作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湏

上文

有埃天下文

其生黃埃黃埃五百歲八字皆因上下文而誤衍也

有黃泉之埃下文青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

後二段

青湏與此文同一例則不當有生黃埃以下八

字明矣初學記寶器部太平御覽珍寶部九引此竝云

玦五百歲生黃湏

又引注云玦石也

御覽地部二十五引此云

埃天五百歲生硤

又引注云硤石名也玉篇硤音決石也

硤五百歲生黃

湏是其證

清天 清泉

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念孫案清天

當爲青天謂東方天也下清泉同太平御覽地部引此
正作青天青泉

八百歲

青金八百歲生青龍念孫案八百歲當爲千歲上文黃
金千歲生黃龍卽其證也

後二段
並同

高注云東方木色青

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此注本在上文青湏八百歲
生青金之下後誤入此句下讀者因改千爲八百耳太
平御覽引此正作青金千歲生青龍

壯土

壯土之氣御乎赤天太平御覽引注云壯土南方土也

念孫案壯土當爲牡土此對下文北方土爲牝土而言
壯字俗書作牡與牡相似而誤

淮南內篇第四